

龍岡山人古文尚書四種

古文尙書辨惑卷十一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錢大昕曰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闡明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考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又曰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二十九篇已哉

辨曰今文出於伏壁而伏生有大傳之作古文出於孔壁而安國亦有

書傳之作皆前無師說而爲之也若必謂安國無師說不能作傳則伏生大傳果何所承邪錢氏必不信安國作傳之語謂其雖參定而不爲訓詁此據何書且安國爲孝經作傳今傳自日本矣又爲論語作傳引於何晏集解矣李顥且謂其爲僞秦誓作傳矣其作傳彰彰也其不因師說一也鄭元惟未見古文故所注不出二十九篇若謂都尉朝庸生輩不受孔傳則漢書中所云安國之學傳之都尉朝膠東庸生者果何物邪豈今文中伏生傳之歐陽大小夏侯者唯有經文無傳義邪其亦不思之甚矣

錢大昕曰古文尙書出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脩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爲僞則并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真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于張霸不知所受于賈馬者卽孔安國之

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泰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叔重所引鄭康成所註皆真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偽西漢之太誓則非偽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尙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真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也

辨曰錢辛楣在本朝以經學稱而其論古文語多不確蓋亦爲閭惠之說所惑也孔穎達初明鄭氏尙書說本劉向後修正義棄鄭從孔自是舍短取長以五十八篇爲備自明梅賾誣孔壁無藏書事謂西漢古文爲僞其謬誕人人知之固無足辨至謂二十四篇出於張霸乃陋儒誤讀

孔疏之言

孔疏明有之徒二字辨見卷中

然亦不出於鄭康成孔疏明言於鄭注之外

僞造以足鄭注閻若璩惠棟王鳴盛誤會孔疏遽斷爲鄭氏之二十四

篇錢氏從而和之指爲鄭本張崇蘭舉二十四篇中有鄭所注亡篇以

駁之

說詳卷中

至爲明切而錢氏更爲鑿空遽謂此二十四篇受于賈馬試

考漢書儒林傳鄭與賈馬所注皆杜林本杜林有漆書一卷並無二十

四篇之目錢氏何所據爲受于賈馬之證乎再考隋書經籍志鄭與賈

馬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錢氏何所據爲二十四篇

受于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乎卽賈逵當日受業於父宜有古文而

其教弟子也則以今文其作訓也則用杜林本於增多篇竟不之及則

鄭之受于賈馬者雖非歐陽夏侯本其非增多之十六篇可知矣馬鄭

雖注泰誓皆言古泰誓別有其文而不以今文泰誓當之安得謂西漢

之泰誓卽爲孔壁之泰誓東漢諸儒尙疑其僞不知錢氏何所據而斷

其非僞也錢氏徒知增多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不知其所稱同

序同卷異序異卷者正其編闕孔書分合之例而不得其真因附會漢志而合其數也且錢氏既知孔安國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別爲說以授都尉朝何以又云雖定其文而無其說豈有授之都尉朝者徒說二十九篇不說增多篇之理馬季長不見孔傳故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一人之私言耳試思孔安國與都尉朝私相傳授非卽師說而何錢氏卽不信有五十八篇之傳獨不問永嘉未亂梅賾未上以前諸家所引之傳詳見卷中果何自來乎乃一唱百和黨同伐異不加詳考唯以僞造二字誣之是豈古書千百年未決之疑乃聖經千百年不白之冤耳王鳴盛曰閻若璩云皋陶邁種德德乃降據孔傳云云陸德明音云云若果如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絳不當音詁可知矣杜預注皋陶邁種德一句曰夏書逸書也注德乃降一句曰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孔穎達疏曰杜謂德乃降爲莊公之語故隔從下句據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詁不當音絳又可知矣且必音詁方與上文鄭降

于齊師經文處降于齊相合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語下卽從其末一字申解之者不獨莊八年夏爲然也宣十二年君子引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于怙終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陷十年臧武仲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皆其例也又不獨左氏爲然也中庸卒章引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亦其例也若必以德乃降爲書語則毛猶有倫亦應見于烝民詩矣何未之見也且己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者亦不獨見于莊八年夏而已也僖十六年載文王伐崇退而修教而崇始降僖二十五年載文公圍原退而示信而原始降昭十五年載穆子圍鼓既令以殺叛復令之以知義而後從而受其降皆其義也凡德乃降爲莊公釋書之語皆厯厯有證而僞作古文者一時不察并竄入大禹謨中分明現露破綻矣閻氏此說甚確但降下之降古人原與降服之降皆讀若洪願說最精釋文讀去聲者原屬誤音而閻氏乃

以音絳音註辨之此特據古人之音以爲言其實古音絳亦讀洪與  
註同音閻氏亦非不知古音此正可爲知者道耳

辨曰閻氏謂虞書之降音絳而左傳之降當音江方與郈降于齊師意  
合疑非尙書語不知古音義多假借通用離騷朕皇考曰伯庸惟庚寅  
吾以降降本讀絳而借作音江之降與庸韻協古冬江韻通音變而義  
卽隨之卽此例也夫古人註書原無義例杜預偶註書名於首句下未  
必卽以此爲書所止也孔穎達謂杜以德乃降爲莊公語故隔從下句  
此已爲古書生枝節而攻古文者正尋罅隙卽據爲采書誤竄之證夫  
就事理而論則當議杜氏之誤注不得疑後人之誤竄以尙書在前而  
左傳杜注在後也今既不論事理但逞辨說請卽就閻氏所引條例辨  
之據云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語下卽從其末一字申解之似也然其中  
所引各詩若亂離瘼矣奚其適歸于怙亂者也德音孔昭視民不佻  
佻之謂甚矣上引詩下解釋皆以虛字煞句與德乃降語不類惟所引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同一連珠句看似相類而實有不然者試讀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引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亦以一字連綴成文與皋陶邁種德德乃降正同閻氏亦將謂此乃申解之詞乎或曰其下句申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矣則應之曰此下文不亦有姑務脩德以待時乎蓋古書連珠句法甚多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爲善不同同歸于治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等語向使爲所引不亦將以此例例之乎觀此可知閻說之不足據而王氏以爲甚確何也王氏據顧炎武說謂降下之降古人原與降伏之降皆讀若洪故左氏借以明有德爲人降服之義而閻氏未免據今人之音以爲言實得左氏引書原旨顧其意中實不信古文僅爲一隙之明終不免爲邪說所惑也

案大帶假借一體與義同字者是也駢雅雖冊云釋詁一說長也本訓長短之長而兼采繼照倅等字繼照方音郭注爲壯大倅錫廣雅釋詁與降伏消長之長雖平仄互異而古音古義實相通據此則降下之降與降伏之降其例正同左氏引書殆假借用之耳復何疑焉又案經典釋文北過降水鄭康成曰或作降字非也降讀當如鄭降齊師之降此又古降

字平仄同  
確證

王鳴盛曰堯典疏曰鄭注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文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鄭曰憂腎陽夏侯等書乃今文鄭所傳乃古文今梅賾所獻孔本號稱孔壁古文乃反同於夏侯等書其妄明矣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尙書盤庚曰優賢揚厯若依今文則盤庚不見有此文乃知鄭本作憂腎陽者優本優字憂侯等書以一優字誤分作心腹二字腎陽者當作賢揚皆以字形相似而致誤劉淵林晉初人所見本如此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引此而稱爲今文裴宋人其時梅所獻本已盛行以僞孔爲古文故反以鄭本爲今文也

辨曰此王氏誤會孔疏也孔疏云鄭注古文尙書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是鄭注不同也案三國志虞翻云鄭元所注尙書古大篆而字讀當爲柳古柳邪同字而以爲昧困學紀聞引宅嵎夷案隱云今文尙書及帝命

驗並作禺鐵是柳谷岵鐵皆夏侯今文由此類推憂腎陽亦夏侯之今文耳憂腎陽爲夏侯之今文則心腹腎腸正鄭之古文鄭與孔本所出不同而心腹腎腸經字相應復何議焉夫多聞擇善憂腎陽三字本不可解自當從心腹腎腸爲正王氏不顧書義誤以心腹腎腸爲夏侯本而孔本同之妄加齟齬而不知孔本與鄭本正同此毛氏所謂本欲吠堯而適以吠蹠者也優賢揚厯見於裴劉二注當時不知所出此自古書異文王氏欲伸鄭抑孔引此以附會憂腎陽之義指爲鄭之真古文而不知其爲夏侯今文也此與歸有光誤記漢志古經十六卷者同總由不考情實專務乘瑕抵隙而不顧理之是非其流弊遂至於此嘗讀鄭注君奭篇曰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作制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爲是是鄭於古文義長者亦改從之乃今之宗鄭學者不論義理而惟曲徇夫誤文何也

王鳴盛曰陸德明經典釋文序云漢始立歐陽尙書宣帝復立大小

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眾家之書竝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余曰德明之意總以但注三十四爲未見增多之篇而東晉晚出者卽眞古文此其憒妄實甚唯古文亡於永嘉一言甚佳以其隋唐間猶習聞古書盛衰原委予輩得據以考眞古文亡滅之由惟此一言爲可取

辨曰王氏又誤會釋文序矣序前列歐陽夏侯之學繼列平帝古文之學其曰永嘉喪亂眾家之書竝滅亡者正指歐陽夏侯而言卽隋志所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學並亡是也其曰古文孔傳始興者正指所立古文而言卽隋志所謂迺得安國之傳上之於是始立於學者是也蓋是時眾家亡而古文興故陸厯序之如此若古文之學與眾家竝亡序何以復云古文孔傳始興哉其序具在曷嘗有古文亡於永嘉之一言哉王氏既誤解釋文旋卽捏一事實而稱爲可取恐德明不受其誣矣毛西河云讀書宜精細不宜鹵莽信哉

王鳴盛曰朱彝尊據家語附錄稱安國受書于伏生年六十卒愚謂安國生卒當依史記世家爲定世家載孔氏子孫年皆四五十皆不謂之早卒而獨言安國早卒則安國之年只可以四十爲斷家語附錄云六十者不可信家語本王肅私定况附錄又何足據以安國年四十推之兒寬受業于安國在元朔三年時安國約年二十餘則其生當在景帝中年其卒當在元鼎元封之間此爲定論則謂安國于文帝時已受業于伏生者更謬再考景十三王傳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王魯二十八年薨其又云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宅云云玩一初字知壞宅卽初王魯時安國尙未生今僞孔序似安國親見壞宅事者亦爲不合

辨曰孔安國生卒年歲史記孔子世家僅言蚤卒蓋偶未及詳耳司馬遷與安國同時且親從安國問古文猶未及詳其實乃以數千年以後之人徒據孤文隻義臆斷爲年六十年四十然則遷與安國蹤蹟之密

耳目之親反不如今之朱王二家矣有是理乎況劉歆去安國不過數十年已云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未及施行豈有安國已卒不遭巫蠱不會獻書劉歆不知而漫爲此言者以西漢人述西漢事此則不信誰則其可信者若以爲史遷在劉歆前已云早卒而遷亦未云安國卒於何時史亦未載史遷卒在何時不能定史遷之卒安能定安國之卒何從見巫蠱事起而安國不及見也善乎王劭之言曰當時經生多易貴顯安國獻其家書由博士遷諫大夫至臨淮太守遂卒故惜其耄用方隆而云蚤耳非天年之謂也其說甚析若蚤卒年限諸儒又因史記自序至太初而訖一語毛氏駁之謂史記尙有天漢征和以後事原不必訖於太初良品竊謂史記尙有宣帝時之文案賈誼傳云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而儒林傳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則自武帝以後言尙書者安國與賈嘉並稱賈

嘉至昭帝時尙爲卿司馬遷至宣帝時尙作傳安國與二人同時安必  
遂卒於太初以前也或以賈生傳末二句疑後人所增然玩其文氣不  
當至與余通書止余者太史公自謂也若褚先生所補與此詞氣迥別  
未可執以爲例安在史記必訖於太初而以斷安國之早卒邪至謂共  
王毀宅當在景帝初立時疑其時安國猶未生不知共王壞壁一時安  
國獻書又一時序明言共王以書還孔氏則必孔氏受而藏之至安國  
始獻之也序中所云乃追述之辭何得誣爲似所親見况藝文志云武  
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安國獻之遭巫蠱事  
未立則又以壞宅得書爲武帝末事夫景三王傳藝文志皆班固書也  
一事何以兩歧蓋志文專注獻書不過帶言壞宅而且明紀其時曰武  
帝末又著其事曰遭巫蠱與孔序時事皆合班固漢人豈有不知安國  
爲何時人而妄注之於武帝末者其曰武帝末獻書可知安國武帝末  
猶存也特是安國生卒史無明文安國未死而斷爲太初前早卒安國

獻書而斷爲親見壞壁時因古文而及孔序因孔序而及安國之生卒年歲並史記漢書之說不憚雕鑿附會顛倒以合其私考訂家當如是乎

案安國卒於何時必以史遷修書之年定之余考論衡正說篇知遷修儒林傳在宣帝之世詳後古文餘論中

王鳴盛曰閏若璩曰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子午卯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爲災尤重者則在己月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六陽並盛六陰並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惟正月朔慆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



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卽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卽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非二代同禮之證乎晉人僞造乃季秋月朔云云不知齊奏鼓等禮夏不用之九月也獨怪胡安國傳春秋于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從左氏正陽之義而反遠引允征九月日食齊奏鼓之禮若以凡日食卽當然者不如此特僞本耳閻氏此辨是也但又言仲康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因據授時時憲二厯推得日食當在仲康十一年閏四月朔此則閻之誤也夏商年數本無可考此日食左傳引夏書但言其典禮不指何王之世夏本紀雖言仲康時羲和廢時亂日而劉歆三統厯不載仲康日食則左傳云云未見必爲仲康竹書紀年謂仲康在位七年元年爲己丑此征羲和之年之日食在五年秋九月庚戌朔紀年亦晉人僞撰之書司馬遷但作三代世表自共和庚申以前竝無甲子紀年而此

書直追至黃帝元年言之鑿鑿此豈可據唐傅仁均等大衍厯議遂以爲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此則附會紀年皆不足信乃僞書言肇位則是元年又非五年後之造大同厯者因遂附會爲元年日食此紛紛者皆非也若閻所云仲康元年爲壬戌則依皇極經世又與紀年不同尤覺難信所推算皆誤耳總之奏鼓用幣之禮自是建巳之月所用非季秋疏引顧氏夏禮異於周者非是况鄭所傳逸書本有允征而覲禮嗇夫承命鄭注引春秋傳嗇夫馳不引允征則辰不集于房四句不在允征可見矣

辨曰史記三代世表自共和庚申以前並無甲子紀年則夏商以前日食年月自無可考後之以厯法推古者不得其甲子年數妄謂日食當在夏商某年皆欺人語耳王鳴盛駁閻氏諸家誠當至夏時日食自當以夏書爲據其奏鼓用幣之時不同自是夏周異禮之故顧氏毛氏所論顧氏說見孔穎達義疏  
毛氏說見古文尚書疏證皆據夏書左傳爲言今王氏謂瞽奏鼓等

禮夏不用之九月此據何書其與閻氏所據者徒左傳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日食之文耳前人明言太史所稱爲周家典禮其引夏書者不過因日食奏鼓而連類及之所謂斷章取義也余嘗以語饒儀廷孝廉儀廷曰太史既言在此月也下引夏書以證之必夏時日食爲孟夏月不必季秋月余曰使夏時日食爲孟夏月彼方辨月數豈有不引出作證之理史記日食必詳年月左氏引夏書不及日食年月可知其原書爲季秋月因與本文不合而截去之也蓋日食有奏鼓典禮故引夏書奏鼓以證之至下文乃言月朔爲夏四月以申明在此月之義是辨此時日食之爲夏四月非謂夏時日食奏鼓之在孟夏也傳文甚明諸家見有當夏四月句遂以夏書所言爲孟夏月非季秋月而忘中有此月朔也一語乃申明上文在此月之文正指魯昭十七年之夏六月耳既誤會傳文反據以駁古經之僞失之遠矣儀廷於是恍然悟躍然起曰有是哉子言誠不謬諸家之說非也請卽誌之余曰猶有說王氏疑辰不

集于房敗語不在允征蓋據鄭傳逸書允征爲說試思鄭從何處傳此逸書允征哉正義明云張霸之徒僞造以足鄭注者乃在鄭分三十四篇以後王氏不察遽以爲鄭傳逸篇今引春秋傳而不及其文疑非允征所有不知鄭注實無允征逸篇安從見而知其文也但春秋傳亦引作夏書鄭不言爲夏書何篇而徒引春秋傳非其不見古文而何豈得謂鄭不注爲夏書遂謂非夏書之文邪王氏何得據此以爲不出於古文邪蓋其信口詆嫗不顧其說之不可通有如此儀廷曰然

余有辨此  
氏第二條

乃定脫辨王氏在前辨  
迅氏在後皆錄卷中

王鳴盛曰鄭志十一卷鄭小同追記鄭生平應答時人之語今不傳周禮地官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維三公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何也案孔氏逸書無周官今周官乃出東晉趙商豈得見此必周官之逸文偶見於緯書或書大傳趙商卽據以爲問而作僞者遂采取入之若因此遂謂今周官爲眞本卽趙

商所見則大誤矣

王鳴盛徵子後案云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三

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然

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

矣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雖無周官篇而逸文或別有傳于人問者趙商得援爲問魏晉人采取成篇故與鄭義合也

辨曰攻古文者謂古文亡於東漢以康成所注亡逸爲據而無奈趙商問周官明見鄭志斯固康成所注爲今亡者而竟出諸趙商之口入於康成之耳則卽周官之不亡可知東漢古文之現存也王氏惡其爲古文作證無端虛構一緯書大傳以滅其蹟夫緯書大傳雖殘闕之餘王氏所見亦人人所共見者何嘗有此文試問王氏真見之否旣自欺以欺人乃復別遷其辭曰壁中古文雖無周官彼所謂壁中古文卽正義僞書二十四篇而閻氏以爲鄭述之者也僞書無周官而古文有周官且鄭與趙商問答及之至此已無可附會乃復有俞正燮者知王氏緯書大傳之誣又從而彌縫其說曰趙商所問者周之官耳試思書序成王作周官趙所問者明言成王周官並書名與作書之人著之而猶欲

全沒之乎不知古文何所誤於諸人必扶同作偽毀蔑其事實如此  
王鳴盛曰文選張平子思元賦舊注引孔安國尙書傳曰數厭也此  
注李善謂非平子自注而摯虞文章流別已云是平子自注平子東  
漢順和二帝時人而其中有引鄭元語鄭在平子後其非平子自注  
甚明但摯虞晉初人而見此注者虞本皇甫謐門人此偽傳正出謐  
手宜其尊信之也

辨曰張平子思元賦引孔安國尙書傳摯虞見而辨之摯虞西晉初人  
則是孔傳西晉初已有之矣卽非張平子自注而曰舊注則流傳已久  
當更在西晉以前此正可爲梅賾無偽撰孔傳之證乃攻古文者本誣  
梅賾偽造孔傳而無柰孔傳又出於梅賾之前自知其說不勝乃無故  
推而加之於皇甫謐謂摯虞爲皇甫謐門人爲此言以尊信其師夫使  
思元賦爲皇甫謐所注謂摯虞尊信其師猶可言也明明此賦爲平子  
舊注與皇甫謐何涉摯虞自論張平子舊注耳又與其師何涉於無可

古今事考 卷一  
齟齬中無故牽引以羅織之蓋懼來者引此爲孔傳作證而先詆毀之以滅其蹟也

孫星衍曰東晉梅賾上僞古文頗采錄經傳依於誼理以售其欺世之術然其書僅取內外傳而於荀墨多所遺不用說文由不識篆籀是可證其見聞之陋

辨曰古文尙書出於孔壁必孔子手定之本故其辭理皆醇精言粹理古穆渾成周秦諸子尙不能髣髴其一二而謂王肅梅賾輩所能措手乎惟其爲孔定之書故內外傳及孟子所引均不外此至荀子醇疵參半引書或微有異辭古今文皆然惟引仲虺之誥較尙書增多二句此類古書多有之論詳卷中其餘別無所遺不知孫氏何以云然邪墨子當時已闢爲異端其所引之書既多駁雜復有改竄未可爲據卽就泰誓而論墨子非命篇尙同篇天志篇屢引其文皆與古文之泰誓不合蓋泰誓等書當時必有數本傳於漢者尙有民間本河內本墨子卽或另有

所據斷與內外傳孟子所引之泰誓不同一本也凡真古文既與內外傳孟子合必與墨子不合何也孟子之書正而墨子之書雜也當東晉時孟子與墨子均一子耳尙無有推尊孟子以列爲一科者梅賾必不知舍墨子而從孟子何以古文之辭惟孟子所引者多同而墨子所引者不類其爲墨子所改竄而孟子乃其原文安得遂據墨子而誣僞造者有所遺邪夫晉世古文其本今亦不傳今所存者但其辭耳自范甯變以今字衛包改從今文隸古之本已絕孫氏未見其原書何從見其不通篆籀邪若謂其訓詁不合說文案許沖說文序雖自謂書出孔氏然後儒亦有疑其非孔壁之舊者許慎說文受自賈逵賈逵古文受自杜林乃以買馬鄭同注古文一書猶有異說按之說文亦不合

說詳而後卷

乃以之議異派之孔傳邪見聞之陋恐不在梅氏而在孫氏矣  
姚鼐曰左氏傳載陽虎之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作僞古文微子之命者遽取以入武王之辭此大誤也易爻辭言帝乙者湯也陽



虎承而論之言湯後武庚既亡微子承祀存爲大宗卽湯之元子矣以義稱之不可以此元子當適長子之常解也且卽如呂氏春秋史記之說以微子爲小乙之庶長而武王稱之曰殷王元子斯不亦亂適庶之分而失辭乎杜元凱誤解帝乙爲小乙作僞古文者頗熟於左傳杜註茲乃更爲其所誤耳

辨曰某甲據召誥有王雖小元子哉以元子爲太子因是坐微子之命以僞毛西河於是辨之曰哀九年宋公伐鄭晉欲救鄭而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則微子本稱元子可以息其喙矣姚氏乃別生異說引易帝乙歸妹謂帝乙湯名此言湯後之宗子杜預誤解帝乙爲小乙而僞古文襲其稱夫帝乙歸妹後人有注爲湯者然酒誥明云自成湯咸至於帝乙原屬兩人何得混爲一人且述商世系數至帝乙止其下爲紂可知則帝乙爲紂與微子之父亦可知矣是則左傳之帝乙元子與尙書之殷王元子適相印證杜注不誤

古文亦不誤乃姚氏誤之耳且此時武王作命只就長幼稱之何暇爲辨嫡庶況微子本紂母兄與他長庶稍別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微衍其時猶尙爲妾也及改爲妻後始生紂紂父欲立微子啟爲太子而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則不可立妾之子因立紂鄭康成所云微子啟爲紂同母兄是也是紂與微子原無嫡庶祇有長幼故當時原以元子稱之此皆毛氏所曾言及者證據確鑿姚氏豈未之見而猶謂其爲亂嫡庶之分而失辭乎姚氏之學本私淑方望溪望溪不僞古文姚氏竟背其師說蓋慕者訂古文之名本無理會而又強作解事者也

姚鼐曰尙書爲僞作古文者竄增以亂聖籍固可惡矣而自漢以來所傳之今文尙書亦頗爲所改易轉失其真顧命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吾始疑經云王受同瑁而介圭安所置乎及讀吳志虞翻傳注內引翻駁康成之注書乃悟經本是上宗奉同其瑁字則作僞者

因虞翻語而妄增後文王受同瑁瑁乃圭字亦作僞者改之也若經本有瑁字虞翻安得復讀同爲月而反譏康成釋爲酒杯之非乎蓋康王朝諸侯本執介圭不執月謂執月此自仲翔之誤而作僞書者乃信而入之經文則是康王升階之後兩手受三器而應門受朝手持兩器也亦太不成禮儀矣又曰自東晉有僞本古文後人讀古書有與此不合者或反加竄改以就僞本使與之同白虎通引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同明爲繼體君也宋元本俱如此明人刻白虎通據晚晉出之尙書同下加瑁字則似尙書漢時果有瑁字矣又尙書疏內引鄭注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用其上二人也按鄭意謂太宗伯一人用此一人故經曰上宗上宗安得有二人邪此二人必是一人蓋鄭本經只有上宗奉同無瑁字唐人欲就晉書之僞古文加一爲二以爲分執同及瑁而不思於鄭說上宗義不可通也此與明人之加白虎同瑁字皆似是而非吾恐後人讀書者據此妄

改之本反謂吾謂刪改經文也故著之

辨曰裴松之三國志注虞翻別傳曰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以顧命康王執琯古月字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在虞翻之意止駁鄭注作同之非而上文明言康王執琯未嘗謂同字下無琯字也其云上宗奉同者因所駁爲同字故截而引之非謂以此句止有奉同也姚氏不明於古人截字之意遽臆斷爲經文止上宗奉同而琯字乃作僞者所增且卽杜撰其詞以琯卽圭字據白虎通亦引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同琯又誣言宋元本無琯字乃明人刻白虎通晚出書增之皆非事實此惟段玉裁駁錢氏之說得之錢大昕曰今本尚書出於梅賾或以習聞仲翔說兼取二文以和合鄭虞之義段氏駁之曰玩正義引乃受同琯鄭注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琯知古文尚書實有二字馬云同者大同天下儼無琯字則大同天下爲何物而奉之受之乎白虎通亦引乃受銅琯則今文尚書無異也段氏亦不信古文尚書者

於此卽據鄭注以斥異說可謂不煩言而解矣姚氏泥於書句謂康王升階不應兩手受三器應門受朝不應一手持兩器不知下文明有三宿三祭三詭諸事上宗太保宗人諸臣豈必受之無次第之用無旁接之人邪鄭注明言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用其上二人此卽上宗之有二人可與分執同與瑁者也姚氏知其如此則其前說俱敗乃卽臆斷爲此二人必是一人反誣唐人改一爲二妄改古籍以伸己說轉以妄改誤加諸古人且恐後世讀書者知其妄改乃豫彌縫掩飾詭爲自辨之詞不知後世讀書人豈皆無目者而可任其顛倒是非不一別白邪吾不意攻古文之弊其變幻遂至於此

孔廣森曰呂氏有始覽曰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羣抵天瞿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蟺蛆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鰲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此所引在百篇未焚之前必可徵信古者屋壁多爲圖畫故明堂四墉有周公負成王之象不韋引書證

上所言怪獸蓋謂廟中畫之猶觀於禹鼎而知神姦百物者也梅賾竊取其文似是而非

辨曰古書多異文當從其理長者呂覽一書不韋集橫議之處士爲之事雜言龐何足爲據且其書亦經永嘉之亂孔氏既不信經何忽信子且據此荒唐之子以駁正大之經殊不可解就令其書未經秦火孔氏獨不聞司馬遷所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乎此卽其不雅馴者也孔子不語怪今立五世之廟以觀怪義何居焉且呂覽亦但泛言地大有怪山大有怪亦未言畫之於廟中也孔氏臆造其說謂古多畫壁引明堂畫周公負成王象據此則當畫古先帝王及賢臣遺容以示子孫觀瞻而乃畫一怪物乎乃又牽涉禹鑄九鼎以證成其義不知鑄是鑄畫是畫禹鑄鼎見於左傳商畫廟見於何書孔氏竊取左傳之文而反誣梅氏爲竊取呂覽誤矣

李惇曰古本以孝乎惟孝句白虎通後漢紀及潘岳閒居賦夏侯湛

昆弟誥陶潛卿大夫孝傳贊皆用其語自古文尙書出並改論語句讀以就之不知書云爲句自是引書常法若單指一字以唱歎之則古未有是也閻若璩曰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今無孝乎字何也惠棟曰石經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何晏集解引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品案論語集解原書無大字華嶠後漢書劉平江等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自晉世君陳出始以惟孝二字屬下讀後之傳論語者改孝于爲孝乎以書云孝乎絕句陸氏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石經從定爲乎蓋依君陳爲說非論語本真也

辨曰此經文有異字而復異其句讀者也古文雖出孔壁然去孔子數百年傳寫容有差變屬讀各有師承一經異說各不相謀此漢世所以議五經同異於石渠閣白虎觀也是故有同一文而經字異者如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作橫被樊穀復租田口算碑作廣被平章百姓史記

作便章尙書大傳作辨章宅謁夷今文尙書作謁鐵考靈曜及史記作謁  
謁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高宗亮陰  
禮記作諒闇漢志作涼陰尙書大傳作梁闇我舊云刻子王充論衡作  
孩子王曰吁馬融作王曰于之類有同一辭而句讀異者如王在新邑  
孔馬絕句鄭以王在新邑烝絕句多士孔以嚮于時夏絕句馬以時字  
絕句康誥鄭康成以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絕句王安石以圻  
父薄違農夫若保宏父定辟絕句洛誥叙絕句馬讀叙字屬下顧命底  
至齊信馬讀底至齊絕句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一讀至方  
字絕句趙岐注孟子書曰天降下民讀至上帝寵之絕句之類論語作  
孝乎惟孝釋文云一本作孝于惟孝今君陳作孝恭惟孝此亦經字之  
異也論語以孝乎惟孝絕句君陳以惟爾令德孝恭絕句惟孝友于兄  
弟絕句此亦句讀之異也據諸家所引如潘岳閒居賦夏侯湛昆弟誥  
陶潛卿大夫孝傳贊無不讀作孝乎惟孝者此皆晉人也今謂晉人僞



造何以同時人皆如此句讀而一人獨爲是參差乎且至唐世正義頌  
行已久而徐堅初學記友悌門引論語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又引君  
陳曰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是唐人亦作三句讀並不依孔傳徐堅非不  
見孔傳也良品因思古書句讀會意不同在孔安國前似有爲此句讀  
者如國語令德孝共共與其語實出於此不然孔安國非不見論語者  
豈肯故異以與之牴牾管人亦非不讀論語者豈肯僞歧以顯呈其罅  
隙蓋惟本有同異各守其真於此益徵古文之不僞也至於論語以孝  
乎絕句乃宋人自爲此讀唐以前無之於孔安國尚書何與豈可以後  
人之異本誤讀而以僞誣加之古人哉

閻循觀曰金縢我之弗辟孔注誤解辟爲殺蔡仲之命復有羣叔流  
言乃致辟管叔之語予每疑古文尚書與孔注蓋出一人僞作按此  
益信周公之誅管蔡以其叛周非以其流言也金縢主於周公見疑  
見白始末故舉流言一節若蔡仲之命首段立言乃著管叔所以得

罪王室不著其叛逆而摘其流言不亦慎乎

辨曰此封蔡仲而命之之詞也蔡仲得罪王室既伏其辜若在他入叛逆之子孫雖賢無復封之理周道親賢其子適錫以封命辭若猶著其叛逆之蹟則蔡仲不可封矣史臣不著其叛逆而摘其流言爲親者諱亦爲賢者諱也此正古史立言得體處閻氏何足以知之惟是攻古文者每謂周公無殺管蔡事夫恭聞王室周公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見於左傳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見於史記殷本記劉向說苑云周公殺管蔡以弭亂荀子宥作篇云周公誅管叔據此則古文之有致辟管叔語無可疑也今閻氏謂金縢我之弗辟孔注誤解辟爲殺案辟有二義辟人爲避大辟爲殺鄭解作避孔解作殺孔鄭所見各殊何得據鄭以誤孔然玩下文罪人斯得語及周公東征破斧缺斨詩句參之左傳荀子史記說苑則孔解作殺實有明徵鄭解作辟別無左驗朱子初主鄭說後則兩存之亦以孔說之不可廢也以朱

子尙未敢定其孰是閻氏何人乃竟武斷爲僞作乎

俞正燮曰漢書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尙書魯國孔僖者亦世世傳古文拜郎中其時自安國所傳於外之古文若有違僖以古文立朝必能舉之矣杜林傳濟南徐巡東海衛宏宏定古文官書傳賈逵達傳孔氏學爲林作訓馬融爲之傳鄭君爲之注解其傳授則劉歆移文所云古文舊書藏於祕府轉問民間則膠東庸生之學與之同外內相應鄭本有注無注及伏生先出之書皆孔氏所見之文也今其書非先立博士者則皆不傳而隋人劉光伯引晉書及唐人枚本正義皆爲枚書僞造桑欽以後傳授之人

辨曰漢世古文儒林傳分爲二派杜林所傳者二十九篇之古文也孔僖所傳者五十八篇之古文也杜林本爲漆書孔僖書爲安國隸古本字畫不同經文則一林書雖不投時好猶是學官所立篇第僖亦安從見其有違而舉之哉林傳徐巡衛宏本是漆書史有明證謂賈逵爲林

作訓以此爲孔學之徵不知孔學以五十八篇爲備賈受父業使爲其父書作訓謂之孔學可也今爲林作訓則非其父所傳孔本明矣故隋書志杜林之學曰唯傳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俞氏無端牽合爲一且引劉歆書中膠東庸生之學爲證不知劉歆所爭者得多之十六篇耳杜林無其十六篇何云與之相應謂鄭本有注者爲孔所見已屬牽強若鄭無注之二十四篇其中有經鄭注爲今亡者鄭尙未之見何論孔哉至謂古文非先立博士則皆不傳何以民間膠東庸生授受之本孔僖子孫世傳之本明見漢史豈可一言抹殺孔穎達正義雖本之劉光伯然所引晉書鄭沖以來古文授受之蹟此出晉十八家舊本唐時猶存人人見之能豈作僞且是時古文已行無有起而奪之者何不憚煩必造一晉史以證其說邪況二人生不同方今誣共同造一書爲枚本設傳授之人謬矣厯引漢書而不得其解未見晉書而妄疑其僞讀書之難如此

俞正燮曰毛奇齡以楊倫傳誤文謂賈馬鄭爲漆書非孔學建武時天下初定杜林於西州獨懷漆書古文一卷耳非有四十卷也又賈逵爲作訓是有訓注之卷不得以論無訓註之十五卷奇齡徒以明人應試妄攻古文吳澄歸有光僞造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之文徧檢漢志無之又陰妒閻氏疏證之作閭桐鄉錢甲漳浦蔡甲謨語激而右枚反以鄭之四十六卷當漆書一卷則爲枚學者終不識數且謂杜林東漢初人後漢書列之東漢末諸儒之後明別之爲非孔學會不覺漢書亦列安國於西漢末諸儒之後以非博士學然則後漢書列杜林於諸儒後正明其爲孔學且桓榮賈逵杜林馬鄭皆自有傳故附見之儒林傳末毛於此學而不思書訓書字適以發梅覆所引篇目盡背於古枚文之罪在塞絕孔學而自晉以來朝典文章半出枚義則此二十五篇爲考訂詞頭之用亦儒者不可少之書是毛書不爲無俚雖然枚文固宋以來言精言微言心性者之資糧

也而朱子獨以爲疑嗚呼卓矣

辨曰謂賈馬鄭爲漆書不獨西河毛氏也王應麟云馬氏尙書注本之杜林漆書故不惟與古文異與今文亦異朱彝尊云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案漢書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古文尙書一卷而楊倫傳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此卽西州所得而傳之衛宏徐巡者也故隋書經籍志云唯傳二十九篇非孔舊本則是來厯篇數各書紀載甚明其所謂一卷者猶言一本耳若一卷只一篇馬鄭何以有二十九篇之註哉毛氏作五十八篇固誤然以所註爲漆書本則確毛氏實憤攻古文者徧天下展轉煽惑其言罔誕不可聞於是詳加考定著爲古文尙書冤詞且言曰曷不以釋冤爲名而猶然冤之吾欲釋他人勿釋也則不如仍冤之以待夫後之能釋之者當夫朱子之攻古文以其僞耳

案毛氏謂朱子攻古文其言亦未考

作僞以攻其不僞又曰向予解經並不敢於經文妄議一字雖間有論

辨辨傳非辨經也今乃以孔傳而妄認古經以孔傳之不僞而妄認古經之僞夫儒者釋經原欲衛經以誤釋之故將并古經而廢之所謂衛經者安在大聲疾呼其心亦良苦矣此豈專爲蔡甲錢甲激於右梅而發乎余嘗取其書讀之如叙古文授受之源流考十六篇十八篇之卷數論口授傳言之爲說書證大序小序之非僞撰辨古文科斗篆隸今字之有區別論史記不訖於太初有巫蠱征和後事皆識解超卓證據鑿鑿不同臆說至如所列書詞中如辨人心之危二句非襲荀子堯曰章之非引經四海困窮二句之異於常解水火金木六府之出於九疇七世之廟之異於呂覽周官公孤之爲兼官所列書字中如論夏侯三家之與馬鄭異馬鄭兩家疏解之各異鄭氏一家而正義釋文又異與夫九功之非九共篇文斥羅敦仁父子之僞造今文尚書古本皆足排析疑難羽翼聖經何爲適發梅覆彼所謂發覆者徒據所引證經移根作幹如梅鷟考異之故智而已但毛氏縱情快辨其中亦不無微失然

大意皆據漢書隋志爲說其學有本而其論亦最公所引篇目何得誣其盡背於古哉自閻若璩祖述梅賾著尙書古文疏證竄改古籍曲合己私其書初出毛氏卽移書規之見西河文集並非其書之可信可傳而詆之也乃自惠棟王鳴盛孫星衍段玉裁輩繼起爭相仿襲一唱同聲至俞正燮則又率憑胸臆大肆譸張謂漢書爲誤文晉史爲僞撰隋志孔疏皆不足信徒據馬鄭注本以強附於孔學而不知孔學原有五十八篇鄭注斷無二十四篇之事既與孔數不符無以信今傳後反歸咎於梅本之寒絕孔學冤矣然猶知二十五篇必不可廢竟敢以聖帝明王經世大典謂僅可留備詞頭之用柳何偵也乃復支吾蔓衍借朱子以爲助曾亦取朱子語類讀之朱子果有僞古文情事否乎贊朱子恐朱子不受其誣矣

俞正燮曰孟子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又云父母使舜完廩浚井又云欲常常見象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注云



孟子時尙書凡一百二十篇逸書所載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逸書謂舜典也又注云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案此卽孔壁尙書不在博士千祿數內者舜典至魏晉時猶在在鄭康成書中唐時孔穎達等似亦見之但誤爲張霸書耳趙岐但見博士書故以鄭所傳古文爲亡失今案曰號泣于旻天子父母果舜典逸篇文說文云虞書曰仁覆閔下則曰旻天是賈逵所傳舜典逸說也說文序云書孔氏古文又其子沖云本從賈逵受古學

辨曰趙岐謂孟子言舜事皆堯典逸書所載案堯典傳於伏生與舜典合傳於孔安國與舜典分不聞有逸文若是之多也試取堯典讀之何處可著孟子所引一語趙岐不見古百二十篇書又何從目驗而得之共云逸書者不過如太史公所謂其軼時時見於他說者耳乃兪氏遂據此斷爲舜典且斷爲孔壁之尙書妄矣彼徒見孔疏僞書二十四篇

中有舜典認作鄭注故曰在鄭康成書中試思康成書中若有孟子所引逸文何以絕無一注康成既注堯典豈有不注舜典之理觀於康成之無注可知穎達斥爲僞之不誣也說文序稱書孔氏而所引古文皆孟子已引者孟子所引之外無一及焉其引虞書曰舜往于田二語今見大禹謨虞書無此文俞氏因虞書二字遽斷爲賈逵所傳舜典逸說則說文王部引虞書曰揚州貢瑤琨此夏書禹貢文也誤作虞書金部引虞書曰罰百鍰此周書呂刑文也亦誤作虞書俞氏將亦指爲舜典所傳逸說邪豈賈逵親傳孔學並今文之不識邪動援古學者可以悟矣

俞正燮曰後漢書楊倫傳云大小夏侯歐陽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此范氏敝文也范所作杜林傳云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握持不離身東海衛宏濟南徐巡傳之其事如此賈逵傳

云父徽傳古文尙書於塗惲達悉傳父業馬融傳云傳惲恂學鄭元傳云從張恭祖受古文尙書入關事馬融是賈逵馬融鄭元三人古文俱有師承謂三人古文與杜林同則可耳非三人就杜林求得本也又杜自有古文孔氏本又別有漆書僅一卷乃牘複之卷近毛西河以鄭注爲漆書是忘漆書止一卷鄭注乃四十六卷且杜林古文毛旣不以爲僞則枚本何以與之異是毛之不思由范氏文字之不審也

辨曰前漢平帝立古文於學則劉歆移書十六篇之古文也後漢章帝詔高材生受古文則賈逵以校三家同異之古文也古文唯二十九篇而增多之篇不在列其時惲恂有古文張恭祖有古文大率不外此本若杜林古文則其客隗囂時所得者案林從張竦受業並無古文及客西州乃有此書後漢書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

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使僅賸複之卷何爲寶愛握持恐斯經之遂絕使杜林別有古文何以得漆書始云於是古文遂行也故楊倫傳卽據實書之曰杜林傳古文尙書其所傳之本卽其西州所得之本也其云一卷者總計之辭也今俞氏不知爲總計之數謂其別自有古文漆書爲複剩之卷可謂鑿空之談矣賈逵受父徽業不聞爲賈徽古文作訓馬融受摯恂業不聞爲摯恂古文作傳鄭元受張恭祖古文不聞爲恭祖古文注解乃自杜林傳古文尙書而儒林傳大書特書之曰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謂非就杜林所得漆書而何蓋是時漆書旣行頗重於世故游學諸生高名善士尙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者馬鄭受而注之宜矣俞氏必欲附之於孔學辨其非漆書殆不明於漢書古文歧互之故耳乃讀書無識反訾范氏爲敝文夫范氏修史非率憑

胸臆以爲之也馬端臨曰唐藝文志云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共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蔚宗乃刪取眾書成一家之言則古文源流必謝薛輩據當時見聞筆之於書范氏乃錄之爲傳信史所紀豈有謬誤俞氏旣不信漢史復不信隋志孔疏隋志明言馬鄭注杜林本唯二十九篇孔疏明言僞造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乃俞氏蔑棄古籍自我作古鑿言鄭注乃四十六卷試問康成何處有此四十六卷之註哉卽杜林本與梅書異者不過字畫之間耳要其經文無大異今悉併入梅氏書中毛氏以杜林本爲漆書亦云斷不得以之亂孔學非眞信漆書者吾恐非范氏文字之不審殆由俞氏之不思也

又曰俞正燮癸巳類彙尙書篇目七篇說任情臆定謬誤非一如謂二十九篇孔穎達兼泰誓數之非是係司馬遷見古文以分出康王之誥追數之不知分出康王之誥者乃馬融非司馬遷也王充在漢世亦云

河內女子得秦誓宣帝下示博士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故班固以之入志穎達據以爲言何得妄訾其非是其謬一又造馬鄭書四十六卷目謂鄭以博士業秦誓三篇益之馬本初亦如是不知僞書二十四篇非鄭所注安得鄭注有四十六卷之書馬自云逸十六篇無師說安得馬本有四十六卷之書馬鄭皆疑秦誓非古安得益三篇以成四十六卷之書蓋閻惠輦誤以二十四篇爲鄭注閻見武成與鄭注不合乃刪而益之以秦誓惠見問命與劉歆不合乃改而易之以畢命俞氏附和其說直以爲康成所益所改是以閻惠爲鄭康成矣其謬二謂鄭志趙商問周官係引大戴及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中語特言周有此官余考大戴記只太公爲師周公爲傅二語並無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之文唯漢志百官表引其辭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又注其出典曰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此則班固親見古文據以入表者自閻若璩首創邪說謂周官從百官表來俞氏

卽謂趙商所問者卽百官表試思班固非據周官書何從知有此官趙商非問周官書何以不言爲表且漢表文有改易而趙商所引爲周官原文安得惡其爲古文作證而遂假借以立論也其謬三又謂漢書藝文志五十七篇與眾本不應七是誤文不知鄭康成明注爲後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則原書之爲五十八可知明與安國篇數相應何嘗有誤又謂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以五十六篇亡武成一篇益秦誓三篇爲五十八此非向所及八亦誤文其意以爲鄭康成始定五十八篇耳徧觀古籍康成無定五十八篇之事杜撰事實以伸己說反誣別錄爲誤文可謂顛倒其謬四且其謬猶不止此其書古文宛詞後云劉歆欲立古文不舉秦誓知古文不得有秦誓又云劉向言古文乃孔壁古文無秦誓案劉歆移博士書言古文十六篇皆渾舉篇數不舉書目不獨秦誓也何以見其知古文必無秦誓劉向亦不聞有此言縱如所言則是劉向言孔壁古文無今文秦誓耳豈以古文中無秦誓哉俞氏巧於附會

顛倒是非支離曼衍辨之不勝其辨聊爲摘其大要而附論之於此



古文尙書辨惑卷十二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諸家論辨

朱子曰孔壁之傳漢時卻不傳只是司馬遷師授如伏生尙書漢世卻多傳者鼂錯以伏生不會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享多儀出自洛誥卻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的卻不記得易的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庚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告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爲者然

又曰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而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

樊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問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不當時之人卻識其詞義也

又曰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脩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自是如此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若使古人見今之俗語卻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

又曰尙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

又曰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穎嘗曰如今人卽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

案尙書至宋始有疑之者然不過謂伏生何以記其所難忘其所易

自經朱子論定謂其難者乃直述方言其易者乃經史臣潤色且述林少穎之言以爲譬况可謂指示明切矣是朱子於古今文難易之故已自疑之而自釋之何嘗以此繩古文之僞哉毛奇齡猶復申論之曰堯典皋謨並非難讀何以讀之而公然不忘則非易者偏忘而難者偏記亦可知矣且伏生何必記邪夫此二十九篇者非竟亡其書而心記之口誦之也據史記儒林傳明云伏壁所藏書僅求得二十九篇而其餘亡失伏生旣以此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則此二十九篇有壁本旣有壁本則依本教授何必強記毛氏之說是矣然猶未得朱子釋疑之意蓋毛氏猶疑朱子朱子實不疑古文也

朱子語類云伯豐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大禹謨又卻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

朱子曰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

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便與傳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於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耳學者亦然看得自家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著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己每如此

又曰某嘗患尙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聲訛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皋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紉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又曰二典三謨共言奧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庚等篇又難看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

又曰尋常讀尙書讀了太甲伊訓咸有一德便著輓過盤庚卻看說命

案朱子親解三謨以授蔡沈且於禹謨勸人玩索又勸人讀太甲讀說命何嘗道一僞字來乃攻古文者動借朱子爲重曰朱子亦嘗疑之云爾曷取語類此等處而一參之

朱子語類安卿問君牙間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蹟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內史太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箇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

案朱子前既辨書詞之難易此復揭制作之格式使在攻古文者必以如出一手疑之矣惟朱子深思潛玩準今律古實得其體例之大凡而又舉以詔人此亦朱子不僞古文之一證也

朱子曰孔壁尙書漢武帝時方出又不行於世至東晉時方顯故揚雄趙歧杜預諸儒悉不曾見如周官乃孔氏書說得三公三孤六卿極分

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爲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傳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卻下行六卿事

案諸儒不見古文之故朱子已明釋之且引漢儒不知周官爲解並言三公三孤六卿已具今文中可知非僞周官者杜撰事實乃羅喻義輩猶謂三公六卿古無是稱眞夢嚙語

或問燕燕卒章朱子曰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雅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數句讀書至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

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案古文原指字畫而言此段敘古文源流正變厯厯明晰如此何攻古文者猶疑惑未悛此毛奇齡所以有書字之冤也

陳第曰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人疏之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爲僞者宋吳才老朱考亭元吳草廬之言出疑古文者紛紛矣愚竊以爲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若堯典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必詰曲獮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也奇正異也昔大禹治水勒碑南嶽鑿於榛莽數千年韓昌黎刻意求之勿得至宋嘉定而始露明嘉靖而後傳詎可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者僞也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掇爲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幹矣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沈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

弱乎孔穎達云古文經雖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可謂知言已

案著書以攻古文自明代始郝敬羅喻義梅鷟其尤也唯陳第深惡其言爲之作辨又著古文引書證一編以解釋之其言曰夫書之所以貴真者以其得也足以立極也所以惡其僞者以其失也不足以垂訓也今自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服習古文而皆黎然有裨於治理乃不求其精而反苛責之區區疏蹟之間不亦過乎又曰二十五篇其旨與其文卑而高近而彌遠幽通鬼神明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則愛愛則玩紉繹而浸淫諷詠而服習擬議以身化裁以政定事功而成聲聲矣孰是書也而可以僞疑之乎毛奇齡曰此真儒者之言

張雲章曰京山郝氏專信今文而力辨孔傳爲非且以周公未嘗有東征殺管蔡之事亦未嘗有踐阼朝諸侯之事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乃誤



解金縢中我之弗辟一句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解洛誥中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其意以孔書僞作禮記出於漢儒俱不足信其旨似出吳幼清纂言而郝氏於纂言又未之見不過率其私智臆說而本無所據也又曰有明一代以尙書之學者聞者絕少而異說雜出若梅鷟之流狂悖尤甚

孫承澤曰尙書不獨治統所屬道統寄焉言心言性言敬實開萬古理學之宗視諸經爲尤要書固全經其不死濟南一老於秦始漢高之世留傳遺經於文帝之時天也濟南記憶不全者復出於故宮殘壁之中天也又有艱澁平易之不一以事非一代作非一手如周易四聖繁簡不一詩之正變不同三頌繁縟之相遠也

陸隴其曰據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孔穎達之書正義其言雖小異要之漢儒如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古文尙書之全又雜以僞泰誓直至東晉此書方出是以朱子亦嘗疑之謂伏

生記得者皆難讀凡易讀者皆古文然命蔡沈作書傳卒主古人尙書又嘗謂門人輔廣曰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的文字或是曾經脩飾潤色來其雖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則是朱子於古文尙書故終信之而不敢疑也惟書小序則斷以爲非孔子筆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又云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而於安國所增二十五篇梅賾姚方與所傳則固與伏生之書並尊不敢以張霸之徒例之也學者無以其晚出而疑之哉

朱彝尊曰東漢爲古文尙書者不一家有監豫所傳有杜林所傳初不本於安國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世儒不察見古文字卽以爲安國所傳亦粗疏甚矣

案諸家多誤據正義有鄭意師祖孔學一語遂斷定康成所受爲孔安國古文並漢史隋志而一不之考宋氏亦攻孔氏古文者然尙知鄭氏古文非孔所傳是其一善之不可沒云故錄於此

齊召南曰孔子序書斷自唐堯下訖襄王之世歷年一千七百三十有四得典謨訓誥誓命百篇古帝王繼天出治之大經大法燦然完備以傳學者火於秦復出於漢百篇中蓋存者半逸者半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述伏生書共五十八篇是也五十八篇之在漢世又顯者半晦者半古文上祕府事寢不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博士是也三家經文又同者半異者半西京劉向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東京蔡邕等考定刻石太學是也自漢及晉之東古文復出及齊梁缺簡稍完然天下行古文者半不行者半古文但傳江左至隋開皇始頒學官是也唐太宗詔孔穎達諸儒撰五經正義於是尙書家之說又廢者半行者半專用孔傳今文三家訓解遂佚不傳論者謂注經最後出者傳世最遠書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不其然乎顧自有正義以來讀書家又信者半疑者半穎達同時有馬嘉運撫其疵後時有王元感糾其謬然疑疏不疑傳也至宋信傳者

半疑傳者半矣劉敞程子王安石蘇軾諸儒考脫簡訂句讀每離傳以解經然疑傳不疑經也至南宋信經者半疑經者半矣林之奇呂祖謙所著依小序約傳疏猶不過畧短從長其酷信古文恨不見百篇全經者則有鄭樵其力辨古文疑孔傳一書爲僞者則有吳棫至元吳澄明郝敬直謂尙書眞者半僞者半自伏生二十篇以外不可爲經當留者半刪者半此則不可以不辨者也古文平易淺近校二十八篇之渾渾灝灝噩噩誠絕不相類如較僞太誓白魚赤鳥之妄僞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蝌蚪爲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以佺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閱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間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爲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釐然足爲後代準繩大禹謨精一執中上紹二典府事歌叙後啟箕疇湯誥言降衷恆性仲虺言制事制

心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根本俱在古文不可沒也如必尋癥  
索垢則今文以耄年記憶之餘傳誦女子之口音訛字異在所不免據  
論語孟子有堯命禹舜命契之辭則堯典有缺文也據左傳范燮苑何  
忌所引大學傳所述則康誥有缺文也酒誥之簡俄空夔曰之文再見  
康誥首簡乃言作洛梓材終篇全似告君果與孔門傳授經文一一符  
合乎哉月令本自呂覽王制明出漢儒戴記雜採傳說猶且尊爲禮經  
獨於古文嘖有煩言非持平之論也且孔傳詁經義質辭簡雖有迂曲  
要非若牟長朱晉秦延君輩章句動至數十萬言之繁猥也又非若馬  
融鄭元輩動據中候璿璣鈴考靈耀諸緯書之奇怪不經也孔疏於制  
度典章徵引該博隨文剖晰時有折衷如解武成謂簡編斷絕經失其  
本解無逸謂太甲稱祖未知其然解皋陶謨庶民勸翼兼採王鄭二家  
解泰誓謂文王是追稱非及身改正朔至如據經正史記之違據傳闢  
識書之誕有功聖經實爲趙宋大儒導之先路縱或曲護孔傳義涉支

離善學者棄瑕錄瑜取舍各半可矣但記其過而忘其功可乎哉由斯以談卽疑傳疑疏亦非持平之論也蔡沈生諸儒之後又親承朱子緒言竭其生平功力以爲集傳宜毫髮無憾矣後人之論蔡傳猶不免於信者半疑者半况孔傳作於前漢孔疏作於唐初者哉孟子曰逝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蓋卽解釋聖人之經而其難已如此也

案齊氏此論歷敘古文孔傳本末謂疑經疑傳非持平之論其說最正惟以古文條貫成章如出一手似猶不敢盡駁閻惠之說抑知朱子疑傳不疑經如古文義閻訓雅實有非後人所能措手者今傳記所引逸詩不少試令後人爲之采綴條貫成章以雜於三百篇之中無甚軒輊能乎不能乎觀於東哲補亡之作已大不類而謂魏晉間人能施之於尙書乎然同時皆攻古文獨齊氏平情按理深明其不然並謂古文言道粹然不詭於正言治釐然爲後世準繩且以孔傳孔疏皆不可廢注經最後出者傳世最遠書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

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尤爲確不可易云

方苞曰先儒以古文尙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歟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太甲說命之閒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歟而況其下焉者歟

案余嘗讀左傳至其頓挫淋漓處深歎其妙及讀尙書則詞簡而古一氣排宕渾瀨流轉句尾並不多用虛字幫貼格法尤高左氏命詞偶一擬之猶苦弗肖是則左氏所不能彷彿者而謂後人能采綴以成之眞井蛙之見也余嘗以語饒儀亭孝廉楊仲琳觀察二君咸慙余言及閱方望溪文集已有此論實爲先得我心茲併錄於此以驗來者

翁方綱曰杭州姚忍齋謂愚曰吾見閻氏駁古文輒爲之髮指噫此則人人具有天良何獨讓姚君爲之髮指哉何以言之古文尙書自朱子

已疑之吳才老吳草廬以下諸家羣起而疑之愚竊嘗深思反覆古文諸篇皆聖賢之言有裨於人國家有資於學者且如大戴記之有孝昭冠辭小戴記之言魯未嘗弑君不聞有人焉私撰一書駁戴記之非經者况如六府三事九功九叙之政要危微精一之心傳此而敢妄議之卽其人自外於生成也必矣自列於小人之尤也審矣

又曰古文尙書誠不無可疑處然義皆醇正列於學官久矣卽如其中一二偶見他書者安得從而議之今日讀尙書者竟以駁古文爲事矣皆閻氏此書樹之幟也且如切磋道學諸條旣見大學矣又見爾雅春秋傳穆姜亦有元者善之長諸句古籍錯見處曷可勝言而閻氏必舉大禹謨危微精一之語而亦疑之此其害於世道人心非細

又曰許祭酒師賈逵者也其說文明著之曰書孔氏則求其古文莫若說文所引矣嘗取許氏說文所引尙書語以驗之所引周書曰在夏后之訇今書顧命在後之侗若增夏字其可通乎此又必非後來校說文



者所能增入也以漢時師賈逵之許氏親見古文矣而其所引實有不可解如此則其他家更何足述乎况夫治尙書者並未欲考其字實欲假此以定其文則誠不揣本而求末矣乃近今又有作尙書撰異者專摘其中考異之字以成編則又在所不必耳

案乾隆時學者爭著書攻古文翁氏獨斥其非且曰近世以攻古文爲事禍比焚坑更烈其言可謂痛切是時方尙考訂翁氏著考訂論數篇謂考訂必以義理爲主蓋名物訓詁非以義理衡其是非則考訂亦不能確此攻古文者之所以失也陳壽祺無從善之公心反不以其言爲然蓋彼亦攻古文之徒黨云

王植曰文無古今惟當考其義理義理得聖人之精則不必問言之何人與書之出於何時而因其義可以知其言亦卽其言可以知其人論者多謂今文類艱澁而古文反平易何以出自女子口授偏得所離校之錯簡蛀蝕之餘者乃得所易然古文二十五篇固多易解至今文之

二十九篇則無今有而古所無如周誥股盤昌黎所謂詰屈聱牙者古文悉與今文同詎得謂古文盡平易而今文盡艱澁哉先儒以訓詁多方言與典謨誓命之體爲不同當不誣也又有謂二十五篇平緩卑弱疑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如吳草廬所云者今按古文雖出恭王時至晉梅賾始奏上孔傳尙書二十五篇又以伏生所合堯典皋謨盤庚等篇而後以古文析爲三十二篇卽今本五十八篇之始末其精言於今可按夫能貌人以言者則其人與言亦必不甚相遠自漢以來所稱大儒數人有能不遠於聖人者何人而烏能貌之或又謂虞書精言在危微精一十六字而處一之危養一之微又引道經人心之微道心之微二語實見荀子解蔽篇安知虞書非襲取道經而爲之然先秦以前不聞稱曰道家卽老莊列子書中亦未見人道二語焉知不若楊倞註以虞書爲有道之經也况如禹謨克艱之旨惠迪之言五子之歌以下若不見是圖與夫制心制事立愛立敬以及協於克一何一非聖人之精蘊

豈後人勸說所能爲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沉而切至高朗而矯健誠有如陳第之言者乎不辨之於義理之精而以詞氣之緩急高卑爲衡於讀書論世之定識也何有

案王植字愨思乾隆時人有崇雅堂六卷王鳴盛爲之序稱其本末兼該爲我朝文人之冠是時學者爭攻古文愨思特著古文今文辨以折之西莊卽爲之序乃於其尙書後案猶狗閭惠之曲說而不知有愨思之正論也何哉

趙翼曰吳草廬謂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是直謂僞造者厯採各書所引尙書之文零星湊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則孟子所引放勳殂落我武維揚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勞之來之等句應亦尙書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左傳國語所引書尙多如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人欲弗納叔向引書曰聖作則又叔向告韓宣子斷獄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衛獻公在夷儀篇引書

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因國語單襄公論卻至將敗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戰國策述荀息之語曰周書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蘇秦說魏王引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毛不援將成斧柯魏策智伯索地於魏桓子任章勸桓子與之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韓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語韓非子外儲篇引周書母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呂覽聽言篇引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書曰刑三百莫大於不孝慎大篇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眾不如無有貴信篇引周書曰允哉允哉史記蔡澤說應侯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又蒙恬傳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韓詩外傳哀公取人章引書曰爲虎傅翼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曰欲起毋先商鞅傳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漢書蕭何傳引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淮南子泛論篇引周書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覽冥篇引周

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白虎通引書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梓西社惟栗漢書律志引書曰先其算命主父偃傳引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平當傳引周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蕭望之傳引書曰戎狄荒服王商傳史丹引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王莽傳引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王充論衡引書曰予惟率夷憐爾又引書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後漢書楊賜疏引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又劉愷傳引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左傳杜注引作維篇曰千里百縣如此之類書之零章斷句散見於他書者正多又何以不一一補綴成篇而聽其在二十五篇之外則草廬所云厯採各書湊集成文之說究未可爲定論也

案自吳澄有古文收拾傳記無遺之語於是梅鷟取古文之散見各

書者輯爲考異閭若璩主之余既引內外傳所引遺者折之矣茲讀趙氏陔餘叢考所引更備急爲錄入以見吳氏收拾無遺之語不可爲據云

趙翼曰安國書序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伏生之書考定文義定爲隸古定云云閭百詩力斥其僞謂蕭何以六體試學童一曰古文卽科斗書是漢初已使人人習之何以孔壁中古文無人能識然衛恒書勢則謂古文絕於秦漢興人不識故逸在祕府不立學官恒晉人去漢未遠其說必有所自當秦焚書書之科斗字者已盡在所焚中否則藏之壁莫敢習讀其現行文字惟斯篆邈隸是以科斗之學已絕迨後壁書漸出如安國輩以今文讀之解釋傳播始有識者至哀平間劉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然究非人人皆曉故諸儒尙畏難而不肯立况安國時去秦未久而謂已人人識古文乎

案蕭何著法試學童有古文顏師古注爲孔氏壁中書故閭氏據之

余獨謂非也班氏言六體有古文不云出自孔壁是時孔壁之藏未發安得蕭何有科斗古文哉蓋漢時自有古文觀於說文所載一字有數古文其言書孔氏者乃孔古文其餘則當有試學童之古文也且漢時蒼頡篇古字俗師尙有失其讀者况科斗初出屋壁而謂時人不能遽曉夫復何疑至云以伏生之書考定文義則司馬遷在當時已言安國以今文讀之矣使其爲學童皆知則孔安國徑以本字讀之何待以伏生今文讀之哉豈安國爲漢大儒反不及一學僅哉閻氏徒據唐人之注以駁漢人之序蓋未審漢世古文有數種而孔壁獨爲異也

阮元曰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其著之簡策者有漆書刀削之勞簡策繁重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家可備也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知其初全以口授矣竹書曰篇帛書曰卷劉

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乃以上素至蔡倫造紙而書籍始用其制不爲冊而爲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抽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蓋書之難得如此故古人之讀書也必有師授其引書也多由記憶師授則專門不能泛涉記憶則字句不無異同今世之疑古文者謂其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因博引諸子百家爲之證驗然則僞者必盡讀此書一一皆能記憶而後可否亦必其家盡有此書一一供其繙閱而後可夫古人諒無不讀尙書之人則其引之也自多而古人斷無能盡讀百家之書則其輯之也轉不易試使以身處其時能乎不能乎可謂不知類之甚矣

案古人引書皆由記憶故脫文所引尙書篇目多誤因此悟傳記所引古文爲多正由詞語平易易於記憶乃攻古文者謂其本於采輯補綴是不知古人得書之難也所以孟子云讀其書必先論其世

張九鐔曰朱彝尊書古文辨云自徐邈注尙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



輯則以出於梅賾時而臆度之耳其稱孔壁真古文史記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秦誓載其文九十七字考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董仲舒策已引其文湯誥則今文所無與孔書又不相合遷從安國問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不過字句訓故小異而周本紀載周王語多出逸周書克殷度邑解湯誥直舉書序篇名其文或軼見於他說不可考耳論語所引湯曰十句孔注嘗以爲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國語內史過亦引湯誓余一人有罪四句考之湯誓並無此語豈古文湯誥僞今文湯誓復誤邪古書繁雜注家撫一經而彼此參錯一人而前後互異不可勝辨若六宗文命周親仁人等說及父師少師之爲箕子比干益信孔傳爲真傳固不得以諸家未見而反議其非矣又曰班志旣云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序自言作傳旣畢不復以聞亦非失實後漢書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僖子季彥答孔大夫言臨淮傳義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豈得

謂安國無作傳事邪至序稱孔壁古文皆科斗文班志言史籀篇周時  
史官教學童書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水經注恭王得書不知有古文  
謂蝌蚪書蓋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耳漆書竹簡本與金石文字不類  
晉太康時發汲冢古書皆簡編蝌蚪文字韓愈蝌蚪後記云李陽冰子  
授以其家蝌蚪孝經漢盧植言古文蝌蚪降在小學中興通儒達士並  
敦悅之乃謂夏殷周古文存者並不作蝌蚪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獨用  
之而極詆所引周官左傳墳典邱索之言爲遜辭爲無稽其於古文書  
又何有哉

案張九鐔字容湖湘潭人著笙雅堂文集有古文尙書考一篇謂古  
文尙書二十五篇卽古文經十六篇之舊其中與左傳國語論語禮  
記孟子荀子相符合十得八九且全體文義一一相稱劉歆以爲古  
文舊書皆有徵驗班固謂古文讀應爾雅此定論也又有尙書古文  
經考一篇其論尤析余特摘錄於此如以史記湯誥泰誓爲雜說孔

序孔傳皆有徵驗辨蝌蚪書所自名而引盧植言爲證可知孔書孔序在東京盧植已得見之其證最確同時攻古文者盡起張氏獨不隨聲附和能辨其非其識卓矣

楊珙光曰後儒疑湯武誓眾詞有裕迫恭倨之各殊遂非周武非聖人之倫良由不溯崇遙追而妄以私智揆古王商澤之厚積宗親之眾多以致人情之思戴迴異於夏后氏者無庸論而紂以百克之勁旅雄健梟將必多具有不可一世之概周武以藩封小邦驟欲戰其眾必有懷德畏辜之侶助彼作聲勢假不明曉眾少不當之無畏凶慝威虐之已極元老播棄之已盡且殆激白徒扶身之士徒皆思奮銳衝仇之威卽畏敵退卻侮令敗亡立至尙能伸天威而清海寓邪此聖人權謀洞鑒彼此冒不韙而行者假必如儒者所云致靡靡之詞將不同於宋襄傷泓之禍不止且恐不保其宗社何足爲達孝又類於愚忠尙謂於湯有光哉後世拘儒妄詆聖后不知未談其軫界輒議其愆尤無異陷井贖

天吁武周之絕詣經尼宣所釐定而猶不免指摘遑論其餘哉

案范月槎

志

云自此文出無可疑於古文之僞亦無疑於武王之

非聖每不解纖纖小儒恒聒聒於古聖王何也噫今之攻古文者莫不於詞氣之間抉摘秦誓獨仲琳平情度勢能洞察當日時變而古聖之心蹟始明並是書之真蹟愈顯范氏謂其識解出宋儒之上洵然

古文尙書辨惑卷十三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附錄毛奇齡古文尙書冤詞

毛奇齡曰官府所藏名爲古文漢晉皆存而民間授受者則名爲外學亦自相嬗不絕故劉歆校書自中自外皆親驗其書名爲中外相應雖不立學官世多未見又令甲森嚴立學者稱爲官書不立學者卽稱爲逸書然門戶擠排不能遽廢卽有張霸僞書堂堂進獻尙得緣中祕直斥其僞至於梅賾所上係孔傳而非經文而經文在內者直記曰永嘉亂後猶存經文經文在外者則自都尉朝至桑欽尹敏至楊倫太保鄭冲至梅賾皆厯有授受彼我傳述並無僞學今夫投人以文雖井里縫褐之夫單簫連簡猶必改容而收之儼或老師宿儒稍負才望則必什襲不暇縱使其字句間稍有疑惑亦何可輕爲謗訕遽致誣讎况於古先聖賢之冊厯二禪三代帝德王功之顯蹟而前賢藏之後儒獻之

歷代帝王爲珍惜而保護之所稱出殿屋而登天府者乎向予解經並不敢於經文妄議一字雖屢有論辨辨傳非辨經也卽或經文有所同異亦必以經正經同者經卽異者亦經也今乃以孔傳而妄認古經以孔傳之不僞而妄認古經之僞千秋冤市幾不能解矣儒者釋經原欲衛經今乃以誤釋之故將并古經而廢之所謂衛經者安在

案毛氏所據中古文外學之說本之漢書逸書之說本之史記經存上傳之說本之隋志凡以驗不僞之蹟甚著乃攻古文者因傳疑經其指摘經文之處卒無確證正坐誤讀隋志故也毛氏謂其以孔傳而妄認古經以孔傳之不僞而妄認古經之僞實爲切中癥弊

又曰夫古文何嘗自東晉出也不幸古文遭厄夫子刪之夫子之家藏之距伏生今文立學幾及百年而後出於壁乃出甫四年而又頓遭巫蠱之禍不惟不立學卽安國傳文亦不敢再上然且武帝遽崩安國又卒先聖先王之書幾幾一綫亦可憐矣然而古文經文歷有方所其在

官書則科斗原文現藏祕府而在私學則安國所寫隸本親授郡尉朝以傳至桑欽授受分明並無斷絕是以劉向取內府古文以校博士今文之學劉歆復取內府古文以校膠東所傳古文之學彼此徵驗名爲中外相應間有張霸上僞書思相謬亂猶得援內府古文以斥其非是何曾有無何之文可以公然相竄易者越至東京則孔僖爲安國之孫世世守之至魏晉之間則王肅皇甫謐外由鄭沖蘇愉梁柳臧曹皆一相嬗以遞至梅賾未嘗有頃刻之間毫釐之隙也乃古文藏內府者則永嘉亂後其書並存而特以無傳之故梅賾乃上孔氏傳以輔尙書諸傳之闕是梅氏所上者安國之傳非古人之經也安國之傳東晉始行古文之經非東晉始出也故唐宋晉書不載梅賾上書事以爲不關本經不足輕重而舊晉史及隋經籍志則各爲載入然猶恐誤認孔傳爲古文乃先曰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經文然後曰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此其明白爲何如者乃不學之徒妄云梅賾

上古文以致一訛再訛頓成此千古不白之冤獄嗟乎諸書具在何不  
明啟其書一讀之也

案毛氏讀隋志無傳爲傳注之傳微誤辨已見前然其云有經上傳  
志文實分析明白故毛氏據以爲言其云唐宋晉史不載梅賾上書  
事以爲不關本經良確豈有煌煌聖經既亡復出而不著之於史者  
觀於漢史載孔安國獻書而晉史但載梅賾上傳可知其所上非已  
亡之經也此亦梅本有傳無經之一證

又曰至諸儒不見則有說按徐仲山傳是齋尙書日記有云舊謂漢魏  
儒者皆不見古文故趙歧註孟子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  
左傳其於引古文尙書之文皆注曰逸書以是爲古文作僞之據此皆  
不學人所言漢功令最嚴其所極重者莫如學官凡古學今學必立學  
官以主之射策勸祿皆在此數出此者卽謂之逸以逸於學官外也今  
文立學稱尙書不立學卽稱逸書此如唐制書學其合於官寫者爲官



書否則名野書故宋洪邁曰孔安國尙書自漢以來不立於學官故左傳所引杜氏輒註爲逸書以是也况古文距今文之出爲時最晚及甫出而巫蠱事發不及立學其私相授受祇得安國親寫藏之於家一本已耳除授受之外焉能他及又况寫經用竹簡木冊未易傳遠而民間以煩重之故又難於更寫然且門戶擠排在博士甲乙高下惟恐有他經相壓以致纂易故有遺金中祕使陰易其書以證己學者觀劉歆甫移博士請立古文而諸儒切齒恨如仇讐甚至師丹龔勝爲國重臣且有乞骸骨以去者而劉歆坐是不得復齒於眾此其間興廢之機雖古文當前孰肯顧而問之然而無足怪者傳者自傳不見者自不見也又曰若孔氏正義其於諸儒不見古文者祇限六人謂劉向劉歆班固及賈逵馬融鄭元耳予謂此六人者反不在不見之數二劉校中外之學班氏詳述而志之何爲不見若謂劉歆作三統厯其所引秦誓與古文不合則著書持論何所拘限杜欽議婚禮以關雎爲興刺之作不必

不見毛詩太僕議祀典以孝武爲齊襄復九世之讐不必不見左傳也若賈馬鄭三人則原非孔學雖賈逵父賈徽曾受書塗惲是古文正派而其後遂與馬鄭則皆受杜林之學雖名爲古文而實與孔壁古文不同一是漆書一是壁經也正義載鄭氏極尊孔學而賤伏學其爲書贊於孔學則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而於伏學則云疾此蔽冒疑惑未悛其意嚮去取非不分明而學實有異所謂不見古文者學在彼不見在此耳

案孔衍上書訟劉向有云尙書不紀於別錄見古文而黜之非不見古文者劉歆移博士書請立古文十六篇班固載古文經文四十六卷於藝文志皆非不見古文者特所未見者爲傳耳故正義謂其不見孔傳非不見經文也至賈馬鄭三人自有杜林古文之學不必復以孔氏古文求之漢世各習其師趙歧服虔亦猶是也毛氏所論實中當日情事所謂傳者自傳如孔僖父子是也余另辨詳卷中

又曰書體無難易之分惟典謨渾穆頌字龐和訓誥通哲誓誥峻激每以體製分平險蓋廟堂之上高文典冊自與示師告眾者不同故有謂盤庚大誥義直意曲樸樸與纂莽兼而有之且亦時代升降實使之然左傳簡整而國策悍曼大小雅至變後則其詞反險奧厯落與前迥異是以禹謨甘誓尙自坦緩至商周加以桀縱之氣韓愈所云周誥殷盤詰曲磬牙專指商周言非無謂也今不分體製不變時代單以古文今文較量難易且謂今文艱澀而古文平易是豈古文中無盤庚大誥多方邪抑豈今文自盤庚大誥諸篇外並無堯典皋謨洪範無逸所云平易者參其間者夫二十八篇中有難有易則五十八篇中亦有難有易不必難者屬今文易者屬古文也

案今文合於古文何分難易此論更直捷蓋當時猶有據朱子難易之說以僞古文者故毛氏復爲申論之如此

又曰書大序眞僞與古文全不關涉惟小序則古文中本有之書此不

可不辨者但大序亦斷非僞作并非魏晉間人所得爲按漢志上斷唐虞下訖于秦諸語皆用序言而正義疏科斗書引鄭元註科斗書爲證則科斗二字僅見大序既有漢註則非魏晉所得作可知也至於小序則漢志明云孔子刪書百篇而爲之序卽賈馬鄭三人亦皆云小序孔子所作今雖不定爲孔子然與書同出孔壁則真正舊本非復後人可僞爲者况經藝考云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既達書名則自當有序達作者之意此固古文百篇一弁冕也今鑒言非先漢文字文體甚弱只是後漢末人所爲此必曾見馬鄭二人有書序註而二人皆東漢末人故以爲言而不知司馬遷作史記時已曾收其文入夏殷周三本紀中遷正是先漢人且其文亦不甚弱伏生時雖無此然遷曾問詁安國家則恰從孔門得之故吾謂吳械蔡沈吳澄郝敬輩專以文體平險詞旨厚薄定時代先後此眞盲人瞎馬之論大不足道祇史記亦尋常事何以都不一觀多此饒舌爲可歎耳今考史記本紀有五子之歌允征

湯征女鳩女方典寶湯誥沃丁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歸禾嘉禾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周官賄息慎之命諸篇皆襲用書序無更改者請善識文體者一再讀之

案朱子疑傳疑序不疑經而攻古文者卽據朱子所疑傳序以攻經意以爲一僞則百僞也不知事有不可一概而論者朱子雖所見偶差於此處卻有區別乃諸家藉爲口實方謂可以齟齬經文而毛氏卽據事蹟以折之並大小序不僞之辨益明但毛氏此時亦未暇讓及傳蓋以傳自傳經自經耳余更有辨傳數條詳卷中

又曰或曰序云承詔作傳畢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聞此則僞也何也以安國未嘗遭巫蠱事也漢武帝紀征和元年巫蠱起而史記一書則終之太初之年其自序有云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也乃史記世家已云安國爲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則在太初年已無安國其人矣乃自太初至征和相去八年中間越天漢太始二號而後巫蠱事

起而謂安國遭巫蠱事信乎此非僞乎曰安國遭巫蠱事非大序私言漢志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儒林傳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荀悅漢紀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于學官劉歆移太常博士天漢之後安國獻之遭巫蠱倉猝之難未及施行隋書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其云遭巫蠱事諸書皆然此非安國一人可妄誕也若史記則何嘗終太初年邪毋論太初以後天漢太始其救李陵作史記方興未已凡列傳年表其記天漢太始事厯厯可指卽征和巫蠱事亦在在有之酈商傳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卽巫蠱事也衛將軍驃騎傳後將軍公孫賀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爲巫蠱族滅無後將軍公孫敖坐妻爲巫蠱族將軍韓悅掘蠱太子宫衛太子殺之將軍趙破奴坐巫蠱族滅匈奴傳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非巫蠱事乎又况史記全書多征和事雖無巫蠱字而其事實在巫蠱之後如公孫敖以因杆將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在天漢四年則

其距太初改元已八年矣又亡名五六歲而後發覺則正在征和二年  
之後趙破奴與太子安國入漢徐廣明註云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  
元年亡歸時已涉太始四年之後則雖無巫蠱事亦征和年矣蓋學貴  
精細不貴鹵莽惟精細故拾得梅賾上書一事不得輕信謂不信其上  
古文經文也  
惟不鹵莽則雖明見得史記終太初一語是史公所自序者而亦必求  
其不必然自序不又云于是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乎夫麟  
止者元狩之號也武帝於元朔之末因獲白麟故改號元狩其距太初  
改元越十有八年是時其父談尙未死史公於元鼎之末始代父職越  
五年而當太初之元始作史記故其自序有兩時一是元狩謂西狩獲  
麟夫子受端門之命遂作春秋今將作史記以附於獲麟之末故曰終  
麟止此一時也一是太初謂是年改元當十月甲子朔旦冬至爲改建  
明堂諸神受記之日故太史令作歷始於是年而其作史記亦始於是  
年瑞應之符以此爲識故曰終於太初此又一時也而實則史記之作

在天漢後又曰又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始喟然云云而班氏司馬遷傳復改七年爲十年以爲史多訛十作七如律書七寸爲十寸七分爲十分類是以七年計之當天漢三年以十年記之則當在征和之前太始之後而總以陵降爲之斷故荀悅漢紀又云天漢三年李陵降匈奴司馬遷據春秋諸書以作史記接其後事迄於天漢其記陵降之年者以陵降而後作記其曰接其後事者謂接上古以來之事而終於是年則凡訖于太初訖于麟止訖于天漢皆指黃帝以來之後事而言謂史記自此終也夫謂史記爲訖于太初者自序也謂史記爲終于麟止者亦自序也謂太初之後又七年而遭患難而始發憤作史記者亦自序也使執一說以相難則卽自序一篇已各有門戶水火之爭何況漢紀自此諸書多焚改矣惟其不然史記不必終於太初安國雖早卒不必不死於征和之後讀經讀史兩俱無憾從來毀尙書自朱吳以後歷元迄明皆信口咕咕惟此爲讀書人所言而一舉不勝卽思易



他文以實已說則又無賴強暴所不爲矣故此一節雖祇攻書序而實刻於攻古文者之用心好學者當慎思之

案司馬遷與孔安國同時二人生卒年月史無明文據史記賈誼傳則司馬遷宣帝時尙存當卽卒於宣帝之世據漢書司馬遷傳則史記十篇有錄無書當係脩纂未竟之業若是何止不死於征和不訖於太初也自諸家攻書序謂安國早卒不遭巫蠱總以史記迄於太初一語爲斷及毛氏引史記所載巫蠱事以折之朱彝尊於是更變其說謂安國會受業於伏生以安國爲文帝時人武帝時早卒而不知以漢史時代考之安國與伏生必不相及閻若璩等又以司馬遷爲安國弟子以史記儒林傳驗之遷實無尊安國爲師語意蓋安國初讀今文今文爲伏生所傳故家語云然

今家語無此言經考云出家語家語乃諸家所僞

者至此亦引而據之

朱氏誤會家語乃以安國爲及伏生之門班固以遷當從安國問古文未嘗言其受業閻氏誤會漢史乃以司馬遷爲安國弟

子橫生枝節無非欲證成安國不遭巫蠱不作書傳傳中不應有昭  
帝時事辨已見前而不知史未詳其生卒歲月不知則當闕如何可徒據

孤文隻義穿鑿附會思以證成其僞也哉

又曰論語堯曰篇近亦有據之爲僞案者謂掇拾斷續且多易句則不  
知此篇文體率散撮各經以成章原非引書故文不順序亦無接次凡  
五章皆然不止咨舜爲然矣先仲氏曰論語堯曰篇非引經體故其所  
引者皆係孔書而安國作論語註並不註一篇名於其下如咨爾舜章  
不註大禹謨予小子履章不註湯誥雖有周親不註秦誓所重民食章  
不註武成何則非引經也

案毛氏謂堯典曰章非引經體故安國不註書名聞者疑之意以篇  
首有堯曰字當爲堯典語耳余請卽史記以證之史記堯本紀堯曰  
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  
者謹兜曰共工旁聚布公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

可凡此皆非堯典本文而亦以堯曰冠之謂之襲經意則可謂之引經語則不可論語卽此例也乃昧者不察據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云云遂以此爲夏書逸文而不知其本紀已襲書而抄變之如是也其例當開自論語毛氏謂論語引書凡四無不竄易其詞良然

又案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見大禹謨中而論語引之爲堯言此蓋因舜有是言而推本於堯者非必堯典有此逸文也卽如下文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論語引之以爲周武王之政者也而尙書大傳高宗之訓云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則以此三者爲武丁事其不得因大傳而疑論語之僞明矣近日攻古文者動執傳記同異以駁經覽此可以悟矣

又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傳之解全非後人所能僞者孔傳云能念困窮則長有祿籍此卽前皋陶所云不廢困窮之謂也自孔傳爲此說而包咸註論語卽襲之謂天祿長終汝身蓋東漢以前並無解永終爲永絕者漢書武帝立子齊王閔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卽班彪作王命論亦曰福祚流于無窮天祿其永終矣至三國魏志始有山陽公深識永終之運禪位于魏而自此晉宋策文則遂有大祚其窮天祿永終之語是孔傳此解全非三國以後人所能窺見而謂東晉人僞爲之乎案余向以爲傳註之僞與經文無涉故朱子疑傳不疑經及取其傳讀之意義精深實有非後人所能窺見者不獨天祿永終一條也

卷中

卽其詰體亦有獨異處如解有若號叔有若閔天云號閔閔氏號

見餘

國叔字文王弟天名校勘記云此處孔傳原文實不可解余謂何不可解之有但顛倒離析爲文不似後人序次明曉據此確爲漢注無

疑耳

後閱何休解公羊亦同此體

又曰郝敬歸有光胸腹最陋只拾得孔書疑漢魏間人所作一語遂謂五子之歌伯仲漢魏不及十三國風欲凌商周雅而上之意淺響浮其亦難矣不知此五歌有四歌爲左傳國語全引之文至第三歌竟無一贅語豈左傳國語皆漢魏間書乎抑此二書意淺響浮者乎有光謂文辭格致古今迥別不知其何以別之也左傳襄四年魏絳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其稱夏訓者以首章皇祖有訓次章曰訓有之也成十六年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國語知伯引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國語越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哀公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國語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襄引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案攻古文者專以考據駁之至郝敬歸有光則較量於聲韻格致之間二人素精詞章宜其能辨文體乃亦如昧目而道黑白蓋二人於

考據未嘗問津強作解事者也

又曰或云歌何可無韻五子之歌無韻僞也曰五子述祖訓以爲文原可無韻况其韻鏗然首章用古押法餘聲類法也首章皇祖有訓與本固邦甯押猶烈文詩四方其訓之與百辟其刑之押同一能勝予與不見是圖押猶臣工篇來咨來茹與如何新畬押同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與上予圖押猶韓非子功名篇技若車事若馬漢孤兒行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押同爲人上者與奈何不敬押猶詩類弁篇施于松上與中心怲怲押莊子若聲之有響與形之有影押同此後皆用李登聲類押法卽通行韻也惟第四章王府則有與覆宗絕祀押仍用古押猶詩有駉篇自今以始歲其有與君子有穀貽孫子押同

案某氏曰晚出古文惠松崖閻百詩諸君攻之不遺餘力矣余獨愛五子之歌一篇密合古人用意之法也第一章下予圖馬爲韻甯敬爲韻倣周頌有瞽篇而胡肫明謂韻句寥寥殆不可誦是不知古人

有通韻之例也脂之二韻漢魏後多出入此第四章有祀用之韻第五章歸依愧用脂韻界限分明又第四章之君孫用魂韻通文而不通元較唐功今識解相去遠矣此與毛氏所論大致略同

又曰葉夢得云荀子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今尙書闕此句此蓋荀子異文非尙書闕文也喪記引論語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多畏罪一句不必論語有闕也新序引古語亦曰擇友者霸蓋古語多句原不必盡引况從來引經多有增損皆闕續傳引孟子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徐邈范甯書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如有所毀必有著明

案此條與余所辨意同說見前

又曰或謂單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文武之令也而以入湯誥可乎曰按此引湯誥文而雜天道賞善一語於其上所云先王者非指文

武指夏殷先王而言如前文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先王之所  
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指夏先王同故凡言先王則必以  
周字別之如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  
周之秩官有之曰云云先王俱通指前代言

案天道賞善而罰淫句卽湯誥之第二章天道福善禍淫語特截而  
引於其首非另難一條也歐陽修跋唐放生池碑引易大傳曰庖犧  
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  
漁猶用此法

又曰緇衣引說命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禮煩  
則亂事神則難今孔書無民立而正事五字以純而作顯于豈非以名  
立句難解不能攙入邪曰民立而正事本非難解若果難解則必有簡  
策錯出之事不責引經者有錯出而責其不能攙入謬矣緇衣引詩云  
昔吾有先王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按詩文祇誰能三句是節南山詩他皆無有也作節南山者何以不能撥入邪且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何謂邪

案明陳第云左國禮記及諸書所引二十五篇古文皆爾雅坦明無有艱深險澀固若璩思所以復之於是舉禮記引說命之文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中二句語亦艱深不爲坦明且謂作僞者截首一句續以惟其賢爲一段復截末四句改作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爲一段取其與己文體一類不知此乃說命異文非說命原文也緇衣亦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周田觀三字不可解博士讀作厥亂勸甯王之德鄭從古文讀作割申勸甯王之德此與說命作純而祭祀古文作黷于祭祀正同博士異讀鄭尙據古文以正之不因緇衣異文而疑古文僞也豈康成亦取與己文體一類乎攻古文者但知易說以求勝絕不比例以通觀豈爲善讀古書哉

又曰嘗考史漢二書知今文出于漢初自孝惠四年除挾書之律伏生卽以其書教授齊魯間至孝文時又令鼂錯往受而立于學官則其書已顯然行世者四十八年而後至武帝是史遷之取其書以入史記非一日矣若古文之出則遲至武帝三十八年太初之後漢志所云武帝未得古文尙書而劉歆移太常博士則云古文尙書在天漢之後獻之則其距今文出時已八十六年在史遷作史記時並無其書何則史記作於太初元年越四年而後改元天漢況曰天漢後則並非元年明矣乃旣獻古文越太始四年而卽遇征和巫蠱之變則以四年之間將古文原本獻之官府祇以竹簡更寫一本藏之於家而此一本者又當藉之以作傳况天漢太始正值遷救陵禍之際縲紲受辱發憤不暇雖極與安國相好問其大略然簡牘煩重必不能得其所寫之一本而更寫之斷可知也惟小序不多易於傳世則亟採入之

案毛氏此論本之史志揆之情事一一確當此史記所以無二十五

篇片語也世猶謂司馬遷從安國受古文不知漢志明載古文之傳安國以授都尉朝不云以授司馬遷也此史有明徵不容分毫假借者至於湯誥泰誓二篇史記多采雜說非必出於古文觀本記所載湯征數語遷亦未見古百二十篇伏生安國所不傳遷從何處得之其與湯誥爲當時異文雜說從可知也卽明有湯誥篇名不必卽爲湯誥之詞觀於上文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於鳴條湯誓中亦無此文也此與河渠書非夏書而注夏書篇名正同泰誓亦然其中雜說尤多如僞泰誓逸周書等類皆不得以之冒古泰誓此在善讀者心知其意耳若遷從安國問古文所問者今文中之古文說耳班固已明著其篇目辨詳卷中

又曰馬鄭受漆書其所著書篇與今文同而字畫增損與今文異如今文夏侯之學以宅岫夷爲宅岫鐵克明德爲克明俊德類馬鄭無是也但馬鄭同受漆書而其註書與註書序凡字畫解義雜見孔氏正義及

陸氏釋文者不惟兩家各異卽鄭氏一家而正義與釋文又異是豈兩家有兩書邪抑一家一書前後又各異邪抑亦傳述者之過邪予嘗謂書畫難校俗儒多訛錯傳寫便變而好事者又必故爲改造以示新異如易箕子之明夷趙賓作茲滋之明夷而明夷左股京房故以夷作腴王肅故以殷作般至春秋公伐邾取皆婁則公穀兩家有謂伐邾婁者有謂取叢閭者此固大不足輕重無與經學而世復有取字畫以相質難因姑取漆書之學其賈馬鄭三家各殊異者一審辨之

見原書所引茲不詳載

又曰正義此註極爲可疑按入于大麓在古文始入舜典中若今文則並無以入麓作舜典之事且此時蕭齊二十八字又未曾出也若註允征爲臣名則尤不解序明云羲和涵淫允往征之而注之者謂允與征總是臣名是非康成病狂卽孔穎達病狂也且康成曾定百篇之次以甘誓允征入虞夏書二十篇中今乃以昭我周王爲允征之文則周書矣以周書當夏書在康成必不病狂至此况僖厥元黃昭我周王以四

字作句此真古文武成文也

案異文異義各書有之諸家偏以之齟齬古文毛氏據賈馬鄭三家之各異者辨之可謂痛切但鄭注舜典有入麓伐木語似亦知此屬舜典文然分書爲三十四篇而不及舜典或以不見二十八字又無以慎徽五典冠首之理故據所聞而註之於序以存疑邪至允征臣名厥篚元黃之註鄭不見古文自不能無誤孔氏謂出張霸僞書今不可考張崇蘭曰允征何緣說到周王此必有誤縱僞書亦不應爾也江聲謂周當爲君孫星衍謂忠信爲周不煩改字兩說雖皆可通然孟子則引爲周事苟孟子不僞其爲武王之書無疑也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此其所取也張氏此言實爲定論

又曰或謂許慎作說文其序云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據此則其所引書惟孔氏古文可知乃考之說文則僅有二十八篇中字而增多之篇無一字相及是今之古文在當

時無其書也曰若竟無其書則直二十八篇耳何以曰書孔氏若別有其書而非今本則必別有所引在今本之外何以又無此邪不知此正賈逵漆書之本也東漢和帝時上命賈逵修理舊文而逵未之應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而以賈逵爲指歸乃考之逵作說文解字若干卷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則是慎所本者正賈逵之學也賈逵學杜林妄以漆書爲孔壁舊本冒稱孔氏古文爲之作訓而慎實祖之且東漢以後其以古文書法擅名者衛宏也宏學于杜林受漆書古文嘗誇于人曰林流離兵亂恒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宏濟南徐生巡復能傳之是宏受漆書較逵更親而慎作說文則多取宏說以爲之本故說文序曰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其書皆建武時給事中諫郎衛宏所校是慎所祖述一宏一逵皆杜林之本雖冒稱孔氏實漆書非壁經也夫馬鄭註尙書猶不能有孔壁舊本慎亦安得而有之但賈馬鄭三人同受林學馬與鄭所註兩家各異已見前說今賈與

馬鄭益復大異說文中字並無一字與馬鄭二註相合何以解之

案賈逵先受父徽古文乃安國隸古定本及杜林得西州漆書爲蒼頡科斗體逵疑出孔壁見而注之唯有二十八篇之字並無增多二十五篇之字其號爲古文者就其字體而言也其曰書孔氏者亦以科斗字體而言也但說文每部有數古文不皆出自孔氏今日書孔氏或舉其最初者言之余嘗問饒儀廷孝廉說文部中一字有注三四古文者孰爲孔氏儀廷曰不知也余曰以意測之旣曰書孔氏是以孔氏爲尊其居首者當是儀廷曰然因附記於此至毛氏疑說文無一字與馬鄭相合隋志明言馬鄭雜以今文非孔舊本夫何疑焉又曰賈氏漆書又與馬鄭本無一字相合惟天用勦絕其命與我之弗辟句同有換字而賈氏勦絕作不驛馬氏作巢絕弗辟作弗避又必無同處即使有意分別亦不至如此之甚

案三國蜀志李譔善古文易尙書毛詩三禮左氏傳皆依準賈馬異

於鄭元此足證鄭古文之不同於賈馬也余向不信漢儒師說之言就尙書而論今文三家訓詁有異古文三家訓詁傳註各殊是豈墨守師說者乎毛氏論之當矣

又曰書小序與古文同出孔壁古文之真卽書小序是一顯證何則書小序採入史記凡本記世家篇篇有之此非東晉梅賾所得僞并非西漢成帝朝張霸所得僞也乃宋元發難草昧鹵莽朱吳二君皆黜小序爲魏晉人作及明而稍有讀書者謂史記有之則前說盡敗因改說爲大序僞而小序不僞且妄稱小序與伏書并出並將小序移冠之今文各篇之首以爲得計予前已辨之屢矣至此篇首公然大書小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常考殷本紀稱盤既遷亳遵成湯之德及崩弟小辛立而殷道復衰百姓乃思盤庚而作此三篇索隱註此直引小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今云小辛之時百姓思之而作盤庚由不見古文故也夫史記不見古文則



誠有之然非不見小序也况尙書初出除今古二尙書外別無他說小辛之民作盤庚此必是今文之說如伏生大傳以金縢爲葬周公事夏侯歐陽多有此等而近人無學欲造僞今文而不知今文之本說有如是也若古文僞說則漆書有之鄭氏註古文謂盤庚事陽甲時謀徙湯舊都上篇陽甲時作中下二篇盤庚立後作此皆邪說之畔經者故太史公紀五帝曰其言不雅馴大抵不離古文者近是是專以古文尙書爲可信而王充論衡有云六典不傳猶之古文尙書左氏春秋之不與其重古文如此是以伏氏之學在晉永嘉後卽已亡滅而孔學後起厯千百年而倍顯毛詩左氏孔傳皆立學最晚而所傳彌永所謂燬之揚之糠粃在前非歟

案小序出於孔壁載於史記大序登於文選科斗書見於鄭贊孔傳引於張平子思元賦郭璞爾雅注經文上於漢官府藏於晉祕府原委具於漢史舊晉書隋志唐正義證驗明白毛氏冤詞據之非同鑿

空其與閭潛邱論古文書云向亦惟衛經心切誠恐僞之果足以亂  
眞此如清君側之奸者其稱兵直前以爲君側有奸耳君側無奸則  
此兵向君矣而可乎夫聖經無可非而非之諛士也君側無奸而忽  
指之爲有奸者諛人也爾乃辨之愈明來攻者愈急甯以兵向君而  
必不敢向讒人甯得罪聖經而必不敢得罪此宋元間非聖毀經之  
諛士此則何解然且研經好學如立方者立方卽  
姚際恆亦復墨守不下曰  
各行所知則生薑真樹生矣又復馮山公論古文云武帝時先立歐  
陽尙書于學官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尙書而分作兩官故並名  
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其云並亡以永嘉之亂兩書並亡也至於並亡  
作句恐疑古文之亡則明云歐陽大小夏侯之尙書學者留意自知  
之不足慮也僕從來說經極其審慎必多所考據並不執一以難一  
故謬處差少但限於方幅不能博設必俟質難始出之故凡高明指  
摘幸乘僕生前有口時尙可商量一當死後則眾射之的誰敢辨之

况古文之冤尤眾口者邪其後沈彤俞正燮果摘冤詞中語以相詬病余取其書平心論之如解隋志今無有傳之傳作傳註以孟子父母使舜完廩爲舜典亡失之文謂二十八字在王肅范甯註中謂漆書有五十八篇謂僞泰誓出於伏生所授謂馬融鄭康成不註僞泰誓誠未免千慮之失然其大致考證確鑿辨析精詳在眾喙爭鳴時亦中流之砥柱也讀者勿以微瑕掩其全璧可矣